

中国历代文坛名篇传记小说之

苏东坡

刘小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刘小川 著

中国历代文人长篇传记小说之

苏东坡

目 录

小 引	1
第一章 苏序的三种光	2
第二章 王弗	15
第三章 北宋的大人物	26
第四章 凤翔故事	44
第五章 章惇	61
第六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68
第七章 牛形人王安石	76
第八章 斗牛士苏子瞻	94
第九章 恩师暮年	112
第十章 杭州	120
第十一章 密州	148
第十二章 大明湖畔 朝云心事	164
第十三章 东园里的雄心与柔情	174
第十四章 徐州	189
第十五章 湖州	210
第十六章 乌台上空的乌鸦	219

第十七章 黄州五年 艺术井喷	231
第十八章 浓情别	287
第十九章 高人拉着高人的手	298
第二十章 从泗州玩到常州	320
第二十一章 审美目光情人手	328
第二十二章 翰林大学士	337
第二十三章 西湖苏公堤	376
第二十四章 颍州、扬州、定州	401
第二十五章 惠州	421
第二十六章 儋州	448
第二十七章 伟人之死	466
后 记	473

小 引

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上下几千年,各类人杰无数,却没人比苏东坡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新千年之初,法国大报《世界报》评选他为全球十二位“千年英雄”之一,若干个国家才有一位。评选结果一出,国内主要媒体如《人民日报》,迅速作出了回应,以几大版的篇幅予以转载和评述。

为何称千年英雄?此事需掂量。

苏东坡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为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在工业社会近乎无限分工的今天,全景式的巨人渐成稀缺资源。而物以稀为贵。苏东坡在今天的品牌价值,不言而喻。

1963年,朱德到了眉山三苏祠,激动不已的总司令挥笔写诗:

“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而拜谒过苏东坡故里的陈毅元帅也曾说:“吾爱长短句,最喜是苏辛!”辛,指南宋的将军词人辛弃疾。

毛泽东手书的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堪称豪放书法与豪放词的绝配。

北宋蜀地有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三苏占尽人杰用尽地灵,眉山百年内草木不旺。这事儿见于宋人笔记,不知是真是假。

我是苏轼的同乡,研究这个庞大的生命体二十多年,我能把他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揭示给当代中国的读者吗?

第一章 苏序的三种光

1

成都平原，俗称川西坝子，沃野千里，河流纵横。海拔约四百米，气候温润。先秦李冰父子造的都江堰，乃是四川人至今受惠的灌溉系统，农作物得天独厚了，又受到人造水系两千多年的呵护。巍巍秦岭挡住了北方的寒流，剑门雄关阻止了外敌的入侵。刘备在蜀地成就了他的帝业。唐玄宗遭遇安史之乱，带着杨贵妃往四川跑。杜甫避战乱，拖着一家子到成都盖草堂。武则天、李太白、杨玉环都是四川人。

唐代天下州郡，有“扬一益二”之称：扬州第一；益州第二，号称十万户。益州的治所即是成都。

五代后蜀的国主孟昶，携同大美女花蕊夫人，奢华之极，连溺器都是金子做的，惹得宋主赵匡胤挥师西进，灭蜀国，夺美女。

宋代的版图比唐代小，而人口数字过之。

赵宋王朝的国家战略：对内重文抑武；对外输金求和。

全国三百多个州，一千五百多个县。州，又分上州、中州、小州。位于成都之南百余里的眉山，属于中州。

唐朝武则天做女皇的时期，有个丞相叫苏味道，做官善于骑墙观风，遇事颇能模棱两可，人称“苏模棱”，后来贬到益州做长史。他的一个儿子在眉山定居，繁衍了苏氏家族。

公元960年，赵宋立国于汴梁（今河南开封）；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于眉山。其间七十多年，北宋已历四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

宋代眉山城的规模可能接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穿城三里三，围城九里九。古城墙高达二丈，厚一丈多。东西南北四道城门，高大而威严。城中大约七千户，几条青石板路，分布着各式青瓦房，也有茅草房。小街小巷纵横交错。西、南、北皆有大片的农田，一旦遭遇外敌，关上城门能自给自足。

州衙门在城东，苏轼的家在城西。

故事得从苏轼的爷爷苏序讲起。

2

有北方人血统的苏序身材魁伟。他酒量大，步子大，喉咙大。加上他的高大身材，朋友们戏称他“苏四大”。其实他还有一大：脾性大。

平时他乐呵呵的，对人和蔼可亲。可是他一旦认准了某些事，犟脾气就来了，八条牛也拉不回头。

他和儿子苏洵、孙子苏轼之间的故事，眉山人传了九百多年。

宋代的苏氏家族是眉山的望族，祖上还出过一位丞相苏味道，很不得了。老祖宗的荣光不单写在族谱的醒目处，史籍上更写得明白。眉山的士绅高看苏家，乐意与苏家通婚。苏序的妻子史氏，出自眉山的大户人家。后来他的孙子苏辙也娶史家的女儿。

大族之间通婚，蜀中有一个专用名词叫“江乡婚”。

苏家的财产并不丰厚。苏序手太散，不聚财。乡里有难时，他掏钱拿东西一般不迟疑：“急人患难，甚于为己。”他又豪饮，通常呼朋唤友聚饮，而不是独饮。眉山城里的“二杆子”也不少，蹭酒喝的人总是屁颠屁颠跟在他身后，今天被他赶走了，明天又来了……

苏序的朋友多。什么人都有。

眉山城西的纱縠行有苏家经营的绢帛生意，乡下有苏家的一些田产。苏序几十年散财、剧饮，几乎把老底掏空：“以此穷困厄于饥寒者，数也，然终不悔。”他还有个口头禅：花出去的钱总会回来的。

老天爷果然照顾他。他穷一阵又富一时的。

无论贫和富，他都一样爽朗，走路步幅大，开口喉咙大，遇事脾性大。他的腰间挂个大号酒葫芦，醉酒时，在城里的石板路上倒着走，还倒骑毛驴，学神仙张果老。口中念念有词，原来他在做诗。“敏捷立就，不求甚工。”他认为顺口溜也是诗。顺口溜的好处是：通俗易懂，传得快。

苏序平时也看书，那做派有点像诸葛亮或陶渊明：“略知其大义，即弃去。”

苏东坡后来撰写《苏廷平行状》，回忆这位“疏达不羁”的祖父，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情。

苏序有三个儿子，他为次子苏涣感到骄傲：因为苏涣考上了进士，轰动眉州五县。他并不看好幼子苏洵，认为苏洵性子野太像他自己。小苏洵通常在书斋里待不住，一溜烟没影儿了，苏序大步寻他，大声喊他：洵娃儿，你钻那儿去了，快点给老子滚出来，不然给你一顿笋子炒肉！洵娃儿哩……

笋子炒肉指竹片体罚。眉山家家户户都会“炒肉”。

苏序几乎每天定时这么喊，邻里说：苏四大寻娃儿哩。

他寻儿子，喊儿子，喊出节奏感了：淘娃儿天天跑，害我四处找。我往水中寻，你上树巅了……

眉山城里到处都有河沟水塘，小孩儿潜水常有绝招，跟父母捉不完的“水迷藏”。苏洵潜于池塘，能达半个时辰，嘴里叼着一根细竹竿通气。不会水的母亲在岸边呼叫环走，十分恐慌，他倒在水下不慌不忙地掰石头捉螃蟹。而父亲大步赶来，纵身跳入池塘，大手臂搅得水花四溅。少年苏洵冒出水面，爬上岸抓起裤子就跑，光沟子（光屁股）晃动在夏日的阳光下……

有时候苏序寻到几里外的北城墙，才把苏洵从林子里或杂草丛中拎回来。被父亲的大手拎着衣领的苏洵，一路上还足尖点地，两臂排开，作老鹰飞翔状。

他事后对人说：反正要挨打，不如先耍耍。

苏序找儿子找累了，骂儿子也骂够了，看见儿子一天天的长高而顽皮依旧，便开始寻思对策。

有时候，他瞅着儿子想半天……

老二苏涣的妻子也生下三个儿子，苏序亲自为孙子们命名：长孙叫苏不欺，次孙叫苏不疑，幼孙叫苏不危。他拿到街坊去宣讲，表明自己颇有才。有朋友对他说：我们以后不叫你苏四大了，我们叫你“苏三不”如何？

苏序欣然接受。

他偏爱次子。苏涣从小到大很少吃“笋子炒肉”，苏洵则经常吃，被那些可怕的竹片子打得鸡飞狗跳，“开趟子跑”。及至苏洵十九岁离家远游时，邻里很有把握地评价说：淘娃儿是被他老子打出去的，训出去的，吼出去的。

苏洵娶程氏，也有两个儿子了，先后恭请父亲为孙子命名。苏序喝他的小酒，佯装没听见。苏洵只好自己给儿子取名字，长子苏轼，字子瞻；次子苏辙，字子由。

苏序写诗评价：名字不算差，未必有出息。苏轼并苏辙，犬子与小鸡。

犬子是批评苏洵算不得一位“虎父”，也暗含把苏轼唤作狗娃儿之意。蜀人为小孩儿取贱名，是希望小孩儿不病不灾，名虽贱而“成活率”高。西汉成都人司马相如的小名就叫司马犬子。苏序原是独苗，先后死了六个哥哥、两个弟弟。他写完诗夸耀于人说：诗中有典故，还有双关语，尔等懂不懂？不懂别装懂，装懂是耍种……

平日里，苏序这么唤苏轼：狗娃儿来来来，爷爷驮你到蓬莱，八仙过海驾云彩，驾云彩！

这种口头诗，类似后来由四个人表演的“三句半”。



轼娃儿的妈妈程夫人一旁瞧着，眼中含笑却又闪着泪光……

一大把年纪的苏序趴在地上，让狗娃儿苏轼骑上去，他爬东又朝西，爬出了门槛，爬到有花卉竹木的院子里……

轼娃儿的妈妈程夫人一旁瞧着，眼中含笑却又闪着泪光。

3

苏序对苏洵其实也是疼爱的，他对朋友透露，他曾花了三年的时光研究这个在学堂待不住的野娃儿，最后决定放苏洵出远门，游历天下，长见识，碰钉子。为此，嗜酒如命的苏序几乎戒酒。

他对苏洵的临行赠言是：看你野娃儿能野出啥子名堂来！

苏洵雄赳赳走出去，过个一年半载，灰溜溜回来了，做父亲的也不责怪，还问苏洵：你打算啥时候再出去？

程夫人为此闷闷不乐。可是她从不顶撞公公。她只是想：公公为何要这么 done 呢？

程夫人很长时间想不通。

左邻右舍也不理解苏序，认为苏序犟脾气发作，干傻事儿要干到底。偏叫儿子出去往路上扔钱，扔大钱，仿佛欠了几辈子的买路钱。俗语管这叫“憨娃儿憨花钱”，眉山人要笑掉大牙。

苏家做生意攒下的钱，大半花在苏洵身上了，作了他的游历盘缠。他游陕西，游荆楚，游中原，游江西，花光银子回来了，灰头土脸，语音混乱，衣裳破烂，怎么看都像个小叫花子，眼中却隐隐约约地放出异样的光彩。

不过，谁注意他眼里的亮光呢？亮光不实在，摸不着，闪一会儿就灭……尽管他苏洵口若悬河，大谈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甚至开口闭口说朝廷大臣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小城听众竖起耳朵听了几回，末了，还是摇头。他们以不屑的口吻议论说：

洵娃儿游不出啥子名堂，高谈阔论有啥用呢？过了而立之年的男人，连个乡贡举人都考不上。往外跑啥跑？白糟蹋银子！

苏洵的夫人程氏，是眉山豪绅程文应的女儿。程家也出了一个进士：程文应的儿子程浚。苏程两家联姻，曾经轰动方圆百里，带动眉山城许多人家的读书风气。连成都的体面人都纷纷竖起大拇指称羨。然而苏洵婚后这几年，真叫人大失所望。二哥苏涣，妻兄程浚，进士名头响，当官亦算顺畅，强过他苏洵不知有多少倍哩。

眉山城里的民谣很难听：苏洵苏洵没出息，大把银子扔出去。挣钱不来黄金屋，倒能气煞颜如玉！

颜如玉指程夫人。

眉山人的意见对程夫人是有影响的。她以豪门之女“下嫁”苏家，既要顶着受人轻蔑的压力，亲自出面去经营布帛铺子，又要照顾几个孩子，还得侍奉公公婆婆。她辛辛苦苦攒下一些钱，却被丈夫花到舟车旅舍小饭馆，“买路”买了几万里……她也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希望丈夫走正路，埋头苦读，考举人，考进士，像她哥哥一样走仕途。

程夫人越来越郁闷。她通常沉默着，劳累着，并不数落丈夫。丈夫有时像个村夫，她却不是唠叨的村妇。

而她平日里不开颜，少言寡语的，对丈夫隐隐有责备。

几年下来，隐忍成了妻子的固定表情……

苏洵被城里的舆论和家里的郁闷气氛所包围，不大自信了。他所崇尚的战国人士也是先读书后漫游，而像他这样一回又一回的出远门，除了带回来几桩异闻趣事、几座城几座山或几个大人物的名字供他夸夸其谈之外，还有什么呢？他感到自己“游荡不学”，有愧于连年操劳的妻子。妻子带到苏家的陪奁也所剩无几了。

程夫人为他积攒盘缠，将金钗银饰悄悄送进了当铺……

父亲赞成他出游，妻子反对他出游，叫他如何是好呢？

他已经游了三次了，以后还游不游？游，就要花钱。花钱买出息倒还说过得去，花冤枉钱，花买路钱，眉山百姓要把他“笑安逸”，嘲笑他和他的家族几十年。

他难免紧张起来，几回蹭到父亲房里想说点什么，苏序不理他，自饮洪雅县瓦屋山道泉茶。这道泉茶乃是洪雅道士的杰作……

这一年的苏洵三十多岁了，大主意还得父亲拿。

亲戚朋友都在议论苏家的这件大事，连学堂的教书先生都认定：村野汉子苏洵，绝对游不出名堂！

程夫人越发郁闷了：丈夫居然被教书先生称为村野汉子！若以此类推，她岂不是成了村汉子的傻婆娘？

可她还是一声不响，操劳着，起早贪黑，经营着城西纱纴行的布庄，养育并教导两个儿子。

她屡屡望着公公的脸色，很想知道公公究竟怎么想。苏序对儿媳妇和颜悦色，但不透露半句想法。

这位怀揣大主意的苏家大人物，骑驴闲逛，喝酒吟诗。历史上的高人都这样。全城两万人，都来猜他的想法才好呢，猜中了有大奖……

秋天，冬天，老头儿苏序每日骑驴出门，微雨不归。他的五寸胡子全白了，川西坝子的小风，为他梳理胡子。

他写六言诗说：苏家想要雄起，遇事就得稳起。

还写成条幅送人……

而苏家怎么个雄起法，眉山城里的人一头雾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认为：苏老爷子有点玄。

4

次年春，又是出远门的好时节，苏序郑重宣布，择日举行家庭会议，讨论苏洵是否接着远游的问题。他把在蜀南做官的老二苏涣也叫回来了，还邀请了几位有学识的高邻。

三个儿媳妇与会旁听，七个乖孙子堂前戏耍。

位于眉山城西的苏家老宅占地约七亩，两进院子，一栋小楼。院中有口井，井边有黄荆树、荔枝树，年年丹荔挂满枝头。

苏序事前放话说，人人可以谈看法，家里不搞一言堂。虽然事关重大，但他保证不拿一家之长的架子，谁说的有道理，就服从谁。

会议气氛活跃，大家畅所欲言。年轻的程夫人当众说话略有羞涩，却把几年来积在心中的不快，以得体的语言全讲出来了。她的想法很明确：丈夫先苦读，州试考中了乡贡进士，然后再出游，到汴京城考礼部的进士。

进士苏涣和几个高邻都表示赞成。

苏洵见形势几乎一边倒，垂头苦脸说：以后不游了，以后要发愤，一心只读圣贤书……

他这一席话，像背诵检讨书。

程夫人面呈喜色。苏洵耷下脑袋。

苏序喝着盖碗儿茶，摸摸小孙儿苏轼的“冬瓜脑袋”。

老爷子迟迟不表态，堂屋里十几双眼睛期待着他。

他一向是这样的，行事莫测高深。当年他“积粟”四千石，眉山很多人都以为他终于有了一点生意脑袋，要屯粮居奇，将来粮价高时卖个好价钱。他也不解释。平时拿着一本历书推算蜀中旱涝的周期。两年后川西坝子果然闹饥荒，他开仓放粮，救济了数百人，名动乡间。积粟救灾，是他平生引以为自豪的大动作。

而眼下，他面临着苏家的另一次重大抉择。

众目之下的苏序，慢悠悠开“金口”讲话了。

老三苏洵，在远游了三次之后，是否接着出家门，出夔门，在他苏序看来，绝不仅仅是一个花不花钱的小问题，而是苏氏家族能否走向兴旺的大问题。

话一出口，满堂惊异。

他凭啥这么说呢？是不是老得不中用了、只剩下一股犟脾气？

苏序喝着洪雅县道泉茶，谈形势了。此刻的蜀中，真好比当年诸葛亮的隆中，眉山高人苏序谈起了天下大势：

蜀中做生意已经大不如前了，赵宋立国后的数十年间，在蜀地实行专卖制度，盐茶铁和蜀锦被列为专卖物资。农工商赋税重。民间的生意人做点小买卖糊口罢了，想挣大钱几乎不可能，除非去勾结官府，而苏家几代人没有这个坏传统。

苏序一反平时的大喉咙，轻言细语讲道理。

他读书“略知大义”，看问题和眉山一般人是不同的。

苏洵听出弦外之音，渐渐有点儿兴奋了，程夫人则睁大眼睛望着公公。

一个高邻表情严肃地思忖着，捋须点头。

苏序又喝起盖碗儿茶了。堂屋一阵寂静。小苏轼竖起耳朵……

这个时候，苏序伸出了三个指头。

什么意思呢？

让他的三个“不孙子”都站到他面前去吗？

他竖着三个瘦而长的手指头，一言不发。

众人纷纷猜测。

一个高邻揶揄他说：叫你苏三不，你今天要讲三个不啊？其实你是苏家至尊，识文断字又懂形势，你讲一个不就够了嘛……

苏序终于开口了，他说：三种光。

三种什么光呢？堂屋里没人听得懂，焦急地等他作解释。他又喝茶了，啧啧嘴，很享受的样子。

这一天，苏家还备下了“会议晚餐”，菜肴的香味儿从厨房飘了过来。

他慢条斯理讲起来了。所谓三种光，不是指日光、月光、烛光，而是祖孙三代人眼中放射出来的光芒。苏洵每次回眉山，脸上虽然盖了一层厚土，眼里却有异光。而苏轼每次听父亲讲外面的大世界，小孩子的眼睛比秋夜天幕上的大星星还亮。就连他这个一大把白胡子的老头儿，每次听儿子描述汴京的人物、江南的山水、甘陕的高原，老眼也会闪闪发光。并且，发光的眼睛会不知不觉投向书籍……

苏序说着三种光，苏洵苏轼的眼睛顿时亮起来了。

祖孙三代人，这一天“六目奇亮”。

程夫人细听公公的一番话，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她原是大家闺秀，进士的女儿，她能听懂话中的含意。她注意到轼儿眼中的那种光，真是她几年来从未见过的。她想：公公说的没错，发光的眼睛会投向书籍。

苏洵屡次出游，还有个特点，他在能人云集的成都或汴京频繁受到刺激，回家

总要猛读一阵书，读上几个月之后，“游瘾”发作了，又想走出去。而他交往的人物层次越高，所受到的刺激也越大。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西蜀小城的苏洵有切实感受的。这样的感受，本身就是财富。虽然他本人只有一种模糊的冲动，要冲出去。

而程夫人凭借她良好的直觉意识到，丈夫出远门，至少对两个儿子有好处。

这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与会者离开会议桌走向晚餐桌时，苏序又有出人意料的豪举：城西半条街的街坊们，几乎全被他请来吃夜饭了。他的用意是：给将要第四次出门远游的苏洵施加压力；给七个孙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顿持续到深夜的著名晚餐，苏序的大喉咙大身材大酒量出尽风头。家里的鸡全杀光了，鸡骨头都嚼完了，他轻轻一挥手说：把那三头乳猪宰了，上烤架，炙酥皮，撒香料，端上三张八仙桌。

众宾客吃烤乳猪吃得满嘴油，一个个抹着油嘴赞叹：高人出手不凡，动作就是大气……

程夫人默默领会了公公的用意，当天夜里，她第四次为丈夫打点行装了。次日，她悄悄典当了最后一支和田玉簪。

她抖擞精神，要把家里的重担一肩挑。

她的帮手可不多，只有轼儿的乳母任采莲，辙儿的保姆杨金蝉。任采莲不到三十岁，健康，慈爱，手脚麻利，说话清晰。

眉山永康人家请奶妈的风俗，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

5

苏序的笑声越来越爽朗了，洒满眉山城几条青石板铺成的街道。据说他在西边老宅打哈哈，东边的衙门里都听得见。他逢人就说诗，自称斗酒诗百篇，和二百里外绵州青莲乡出的那位李太白有一比。苏轼后来回忆他祖父的诗瘾：“有所欲言，一发于诗。”

苏序带着一串孙子走乐山、下青神，鼓励他们爬树捉鸟跳水摸鱼。他发明了“骑读”，在牛背或马背上读书，让孙子们在平旷而丰饶的七里坝展开骑读竞赛，并且亲自示范，以古稀之躯翻到马背上，声如洪钟朗诵《诗经》。他身躯大，胡须长，手执黄卷，背负青天，让仰望他的小孩儿如慕天神。苏轼骑读第一，获得的奖品是一管著名的“张武笔”、两只装在竹筒里的斗蟋蟀。

苏轼获大奖，积极性高涨，成天往水牛背上跳，念书困了，他趴在牛背上睡觉，一只手搭牛角，另一只手拿书卷。水牛驮着他满城转，牛蹄悠悠踏着一块又一块青石板，城里散步似的，长时间不发一哞。苏轼睡牛背而手头的书从不掉地，“乡人

异之。”

他仿效祖父为这个现象命名：睡牛觉。

他很能睡的。能念书，能贪玩儿，能生出奇思妙想……

祖父惊奇地注视着他的成长，老眼一再发亮。

祖父身上的好东西，后来都传到孙子苏轼的血液里了。包括挺拔的身材，豪爽的性格，仗义执言的勇气。苏轼也有野性子，野得有分寸，不像他父亲苏洵野起来就没个完。

苏轼在书斋里待得住，到野地里去戏耍又是娃娃头，爬树爬牛爬草垛的本领折服乡下儿童。他玩耍颇具想象力，正点子歪点子层出不穷，娃娃头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要出来的。

堂兄苏不欺、苏不疑都听从他的指挥。

苏不危则是他的游泳伙伴。

先秦李冰造都江堰治水成大功后，蜀人筑堰成风。眉山城西有个小石堰，水深十尺“落不透”，是眉山小孩儿戏水的天堂。春水碧绿，夏浪滔滔，岸边的三棵大榕树乃是天然跳台，那枝干排开恐怕有三十丈，碗口粗的树干伸到了绿莹莹的水中央。

属鼠的苏轼，像猴子似的蹿上古榕树，一次又一次朝水中扎猛子，白皙而修长的身子漂亮入水，赢得岸边、水中的一片喝彩声。他还能踏浪渡河，手举衣衫不湿……

苏序的昏花老眼越来越被这个奇特的小孙儿所吸引。他当着程夫人的面，对高邻说：苏涣那三个“不”娃儿，看来都不如轼娃儿，轼娃儿出息大哩。

高邻开玩笑：三不难抵一四（轼），你早知轼娃儿将来会有大出息，何不亲自为他取名？

苏序神秘地微笑，说：天意莫测，天意莫测。

程夫人心中暗喜，而面容不表露。她倒时常夸赞三个“犹子”（侄子）苏不欺、苏不疑、苏不危……

苏序的七个孙子，先后都进了眉山的学堂。

“老诗人”苏序，进士苏涣，以不同方式教育着孩子的苏洵夫妇，为眉山城西纱縠行的苏宅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哦，还有那广袤的、说不清道不完的川西野地……

6

苏轼年少聪颖不在话下。但他并不特别聪明。特别聪明的孩子往往难成大

器，王安石写过《伤仲永》，对天才少年仲永长大后后的碌碌无为感到惋惜。

小时候的苏轼心智健全。他衣食无忧，心思越过了缺吃少穿带给人的种种纠缠。穷苦人家的孩子通常都立志早，能发愤，但心中也可能会有阴影，长时间挥之不去。穷孩子的发愤多半就是同这种阴影作斗争，等他战胜了阴影，幸福地掉头回顾，却发现错过了宝贵的童年。苏轼不同，他无忧无虑地生长，像一棵树，既有沃土，又有充足的阳光雨露。他成长的每一个细节都足够坚实。

一般来说，成大器的人，他的早年光景是既能读又能玩儿。感性，理性，甚至来点儿野性，三者相加，加出悟性。这里分寸感很重要。为父，为母，为师，当有把握细节的能力。

苏轼八岁入乡塾，十岁入县塾。乡塾老师是眉山城有名的道士，叫做张易简，他在天庆观中教学生。苏轼稚嫩的眼睛望着他，望了两年多。

宋代的和尚道士，不乏做老师的。

眉山这位张道士，穿着有阴阳图案的道袍上课，不总讲经学诗文，有时也讲讲鸡犬升天的故事。乡塾众多的学生当中，有个叫陈太初的，听得入迷。

道家的玄乎故事，蜀人称作“玄龙门阵”，一般学生听听也就罢了，这位陈太初能听出弦外之音。老师讲升天，他会意地微笑着，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仿佛老师讲的故事里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他陈太初。这个陈太初，后来也通过了科举，做过官，到了不惑之年，忽然决定：不再食人间烟火。他在自家门前按道家规矩打坐，不吃不喝。朋友以及路过的行人都劝他吃点东西，他不予理睬。虽然他已经饿得东歪西倒，脸上却始终浮着神秘的微笑，和童年的表情一般无二。朋友不知个中玄妙，不敢再来相劝，只远远地瞧着他幸福地摇晃。过了几天，他终于摇不动了，咽下最后一口气。朋友叫来下人抬尸体，时值新年，下人们一面动手，一面抱怨：大吉的日子抬尸体，真他妈的晦气。话音未落，“尸体”忽然开口说话：没关系，我自己走。说罢便从地上站起身，朝乡野走去，在一个僻静之所倒下来，重新变成了一具尸体。在外地做官的苏轼听说后，把这件稀罕事记下，晚年写入了他的笔记《东坡志林》，对走火入魔的童年玩伴陈太初有惋惜，有微讽。

苏轼的童年，受祖父和父母的影响大。和尚道士也吸引他，但不能迷惑他。后来的几十年间，他与和尚道士频繁交往，吸取僧道的精髓，融入他的价值体系……

君子之“不器”，童年有端倪。

小苏轼与祖父“隔代亲”，放学回家就要寻祖父。夏日里，祖孙坐于桐树的浓阴下，孙子为爷爷挥着大箴扇。

老祖父仰在摇椅上，缓缓地、随意地说着眉山城的许多事，银亮胡须随风飘起。苏轼想：祖父的银胡子里藏着的故事，恐怕比道士先生的道袍里的玄龙门阵更多。

孙儿对祖父讲学堂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也提到老师讲的玄龙门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祖父说：别听那张道士瞎吹。他家养了那么多鸡，没有一只升过天。连墙都飞不上去，到处屙鸡屎……

祖父又说：张先生肚子里倒有些墨水，他教出了几个乡贡进士……

苏轼与陈太初一块儿玩耍，祖父也不反对。

有一回，做爷爷的，在桐树下乘凉，听到孙儿对他那迷信道士的同学陈太初说：先生养的鸡不升天，还到处屙鸡屎。

九岁的陈太初气得猛扯自己的头发，摔院门走了。苏轼瞅他背影愣半天。

躺椅上的苏序捋须自语：轼娃儿言语刻薄，跟他父亲、他爷爷一个样。刻薄话得罪人，倒也一针见血。

家里常有老人来。和苏序交厚的眉山老头都是“活宝”，胡豆下酒放屁，吹笛子唱戏，龙门阵摆到了天上地下，讲峨眉仙山、青城道山、瓦屋雪山……

后来苏轼有名句：“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

7

晚年的苏序动不动就满城转悠，念念有词。有人凑到他跟前，他也不管，接着念。念叨啥呢？原来他反复念叨着祖孙三代的名字：苏序，苏洵，苏轼。苏序……

他苏序就好比一篇序言，一场大戏的序幕，一首大曲的序曲。

老天爷是这样安排的么？可惜他已经七十岁了，将来纵然有苏家子孙的大戏上演，他也看不见了。

那么，到天堂去听吧，听人间，听华夏，听千百里川西坝子、五亩苏家园子……

宋仁宗庆历初年，第四次远游的苏洵又游回眉山了，众人想听他畅谈外面的世界。邻里小孩儿纷纷凑过来，巴望听他海吹神聊，眼里也放出点什么光来。岂知苏洵闷声不响，一头冲进了书房“南轩”，自关禁闭似的，十天半月不肯出来。

邻居们疑惑地议论说：苏洵这次出远门，莫非受了啥子大刺激吧？没出息也就罢了，脑子可别出问题。

苏洵不管舆论，埋头狂读经典。

这一回，他在外面盘桓十个月，往返九千里，翻山越岭受折磨，又受了官僚脸色和言语的许多刺激；回眉山一言难尽，脑子倒变得格外清醒。他这么想：野性子要野出名堂来，必须扩大思维半径。而训练思维最好的方式是读书。

打量世界的眼睛要想亮起来，得先有“目射纸上”的功夫。

《三字经》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